

刘傅辉画集

花鸟篇

傅才辉



刘傅辉画集

花鸟篇

傅
辉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美术出版社

编委会

主编

刘 晓

编委

王献生 张 谦 张志平 沈 健 郝 平
彭 晓 寇子皓 李永衡 郭 游 毛 杰
邓启耀 刘 笛 刘 英 刘 佳 张巧堃
林善文

顾问

丹 增 张宝三 李 森 贺光曙 张永康
姚钟华 天永茂 李伟卿 孙太初 朗 森
马文斗 田 健 李小明 李开明 劳 伟
叶之琦 杨 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傅辉画集/刘晓主编. —昆明: 云南美术出版社,
2008.10
ISBN 978-7-80695-731-8

I. 刘... II. 刘... III. 中国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44126号

责任编辑 彭 晓 向云波

装帧设计 向云波

图片摄影 房 定

刘傅辉画集(上、下册)

——山水篇、花鸟篇

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

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(0871-4110043)

网 址 <http://www.yunart.cn>

电子邮箱 ym_4edit@yahoo.com.cn

制版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mm 1/8

印 张 40.5

印 数 1~2000

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695-731-8

定 价 360.00元

见证现代云南美术的足迹

——刘傅辉中国画观感

张永康

2004年12月14日，云南省博物馆隆重推出了《刘傅辉艺术回顾展》。一年后，刘傅辉先生驾鹤西去。今天，经傅辉先生公子刘晓先生精心整理遴选，汇成《刘傅辉画集》，奉献于社会。作为鉴赏者中之后学，当我细品这桌艺术大餐，不禁心潮澎湃，深深地缅怀这位美术教育家和云南现代美术的拓荒者。

早在“五四运动”之前，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、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就呼吁“以美育代宗教”，主张各类学校、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学教育。他提出：“以国民教育、实业主义教育为急务，以道德教育为中心，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，以美育为桥梁。”由于他的倡导，刘海粟等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了美术专科学校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艺术院校。接着林风眠、吕凤子、徐悲鸿、潘天寿等一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大师们，都投入到了那个“美育救国”的洪流中。

西方美术在云南的最早引入者是留洋回来的李廷英先生。他于清末赴日本留学，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，学习油画艺术和理论，学成后携妻川田芳子回到云南。在多年教学中，推广了油画、水彩、木炭和色粉画的应用，室外风景写生是他主要的绘画教育方式。遗憾的是，李先生的作品未能留存至今。此外，云南还有一批留法、留日的杰出画家如廖新学、梁之相、刘文清、熊秉明、肖士英、许敦谷、刘自鸣等。

在云南现代美术拓荒者中，当以廖新学先生为著。廖新学（1906—1958），云南富民人，出身贫寒，自修绘画、雕塑。1933年得到当时省政府资助，赴法留学，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，其作品参加法国沙龙美展，获金奖、银奖。1949年回国后，任昆明师范学院艺术科主任，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。他的学生中，不少人成为了新中国建立后我省最早的艺术事业的骨干。昆明师范学院艺术系的建立与发展，是云南本土艺术教育的第一件大事。

在云南现代美术教育中第二个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，就是云南艺术学院的成立。云南艺术学院创建于1959年8月，是我省自办的第一所专业艺术院校。刘傅辉先生就是云南艺术学院早期建设发展的重要见证人。

刘傅辉，1920年生于昆明，早年在香港学习，抗战爆发后参加“南洋机工”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回到云南，后考入国立艺专，在林风眠、潘天寿等大师的影响下，扎下了深厚的艺术功底。刘先生解放初在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工作，1959年云南艺术学院成立时，便进入学院任教，成为了云艺早期的著名教师。作为一位教育家，刘傅辉先生桃李满天下，门下弟子如张建中、天永茂、杨龙等，都成为了当代云南美术界的中坚。

由林风眠先生创办的杭州国立艺专，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院校，林风眠作为校长，是“中西融合”这一艺术理想的倡导者、开拓者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。在国立艺专的学习，使刘傅辉先生在艺术生命的起点就站在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前沿。面对他的众多画作，我赞赏先生深厚的艺术功底，钦佩其学

贯中西的广博和勇于探索的精神，更为先生对生活对艺术的诚挚感情所感动。以前对云南现代美术的了解，大多是文字上和概念上的认识，而对刘傅辉先生作品的读解，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更为直观和真切的感觉。刘先生的艺术生命伴随着云南现代美术的足迹，充满了坎坷。经历过动乱的波折，有过激情的进发；曾经在动荡中苦守，又得以在新时代中绽放。正是像刘傅辉先生这样一批艺术家的推动，云南现代美术才得以迅速成长，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。

云南自然风光秀丽独特，文化资源丰富，自古以来就有众多云南画家留下了无数精彩画作。云南绘画的理论、技法、分科等，都源于中原文化，在20世纪初又加入外来文化因素。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云南本土绘画，在题材、意境方面有了重大突破，在中国美术史中占有重要一席。究其原因，可以发现云南人能容百川的胸襟，使得外来优秀的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，无论《张胜温画卷》妙臻化境的天人，还是担当笔下老辣生拙的山水，都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种子在云南丰厚土壤中结出的果实。此外，以真情写真山真水，是云南画家能青出于蓝的共同特征。古代的云南画家如此，现代的云南画家也如此。

刘傅辉先生是一位美术教育家，更是一位成果卓著的艺术大师。他的中国画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创作的，采用中西结合的技法，既有油画所表现的质感、厚度和斑斓的色彩，又有中国画水墨交融、虚实结合的传统文人画风，用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和对生命的热爱融汇成艺术大师的风范。今天，先生的这些画作得以汇集出版，实是我省艺术界的一件大事，将永久载入史册。我相信，观者在潜心阅读先生的作品后，将涌出一种同样的感慨：刘傅辉先生实乃云南艺术界之骄傲。

通观刘傅辉先生的山水画作，乍看面貌多样，有的苍厚，有的清新，其中能看到有黄宾虹、张大千、徐悲鸿的影子，似乎又有李可染、朱屺瞻、吴冠中的气息。但凝神细观，蓦然发现，刘傅辉就是刘傅辉。从中国山水画最基本的元素——皴法上看，先生就已经打破了师承派别的门墙，既没有两宋以来的没骨斧劈，也没有文人画派的披麻解索，更没有米点云山的种种旧法。说似拖泥带水，却没有积习限制；看似泼墨积染，也没有繁复做作。水墨色彩在先生笔下，已经水乳交融，自然而不着痕迹，这样的山水，是师法自然的山水，是我以我法写真山的山水，是先生勤于写生，热爱自然的真实山水。再看花鸟画，似乎更注重传统技法的运用，笔墨之中显示出深厚的功底。但笔下的一枝一叶，一鸟一石，流露的是对生命的热爱，对生活的感悟。它既是一幅画卷，又是一篇诗文。

回顾刘傅辉先生的一生，出生于一个苦难深重的年代，成长于战火纷飞的时期，又在文化浩劫中历尽磨难。人生最精华的部分都在跌宕中度过，却能用一颗平常的心，关爱民众，贴近生活，以真心、真情、真趣，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，令世人无不为之感动。

看到刘傅辉先生能在如此动荡颠沛的经历后留下众多的画作，可知先生能甘于寂寞，不为名利所诱的淡泊与坚定的信念；画中质朴的语言和挚诚的情感，显现出求真求美求自然的追求和理念。刘傅辉先生作为云南现代美术发展的见证人，用他笔下的峻岭川流、花鸟鱼虫，用最形象的语言，为我们写下了云南现代美术史中重要的一页。

2007年8月4日 于昆明文华楼

反虚入浑 积健为雄

——读刘傅辉先生的花鸟画

张 谦

中国绘画以人物叙事达教化之目的，以山水表达思想而养性，以花鸟表现情趣而悦情。中国花鸟画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生物的审美关系，具有较强的抒情性。北宋《宣和画谱·花鸟叙论》云：“诗人六义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，而律历四时，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；所以绘事之妙，多寓兴于此，与诗人相表里焉。”花鸟画经唐、五代、北宋，完全发展成熟，形成了以写生为基础，以抒发灵性、寄托情思为主旨，以寓兴、写意为皈依的传统。

在中西文化纷争逐渐沉寂的今天，人们不再讨论传统与革命，而更多关注艺术家作品本身的质量高下时，我们才可能静下心来，细微地品鉴画家的匠心独到之处，才能从笔墨体悟画家的妙韵，才能从造型气息看到画家的心性和各自不同的审美追求。

刘傅辉先生是广西陆川人，早年就读于国立艺专美术系，曾得诸多名师教授。因缘相逢，在其子刘晓先生处，得观傅辉先生平生心血之作，其创作涉猎之广，西画、国画无所不能，山水、花鸟无一不精，震撼之余，令人回思更多。

从刘傅辉先生绘画的总体气息来看，以中国的人文素养入手，“学术”之心使他一开始就认真地对中国历代大家进行了研究和学习，特别是中国文人画强调笔墨语言的审美内涵，以形写神、以笔写心、意趣为上、清正为骨，不拘泥自然描绘的写意理论，和他纯粹的艺术理念相应相合。又借鉴西画诸多元素，融中西绘画之长于一炉，以时尚新潮向传统回归，始终与中国传统审美保持一致。其花鸟画用传统之笔墨，假西画之色彩光感，以灵活多变的线条，虚和妙丽的明暗渲染，善于把水、墨、色融合为一体，所绘云烟迷雾，壮丽沉雄，笔墨多变，气象万千，形成遮天盖地的磅礴气势，大大丰富了画面的体积及空间方面的表现力。并得云岭高原深山大壑之宽厚与博大，及动植物王国的营养与素材，形成其雄浑大气、耿直孤高的艺术风格。先生通过对花鸟草木的描绘，把平生之悲欢离合融入笔墨宣泄于纸上，寄寓他独特的思想感情，以诗歌中“赋、比、兴”的手段，缘物寄情，托物言志。

傅辉先生“从迪庆高原到端丽江畔，从东川矿山到热带雨林”，常年的写生，练就精准的造型，从而游刃有余地捕捉到花鸟瞬间即逝的动态神情，紧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生活遭际、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给以强化表现，得心应手地采用前人不曾涉猎的大角度透视，追求“不似之似”与“似与不似之间”，借以实现对象的神采与作者的情意，“随意点染，易见生动”，“见其精而忘其粗，在其内而忘其外”，以达“反虚入浑，积健为雄”之境，如此精心致力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自然格外生动，使人精神为之振奋。

从一系列的花鸟作品中，可以看出他从形似到神似，从写生入手到自主处理题材的进程。这一进程是漫长的，这其中的绘画实践，我们可以看到八大山人、任伯年、吴昌硕、潘天寿、齐白石、李苦禅的印痕，包含了对中国画“意、趣”的体会。如何处理中国画的色彩、构图、线和面的应用，节奏和韵律

的把握，造型的简略及中国文人对雅、俗的定义，进而上升到对空灵、风骨、浑厚、朴拙等更高意义上的探询。

20世纪80年代刘傅辉的花鸟画达到了成熟的高度，生动造型、简略严谨的八哥，忧伤而悲愤的山鹰，充满生命力度、温暖而又使人亲切的茶花，寂寞中、悠闲、沉思的水鸟，悲悯而又伤感及尊严的雏鹰，迎风而劲挺的凌霄花……用笔沉静，气息清正，画面能浑然一体，有静美而又生动；笔的运行能笔笔送到，有生活情趣又提炼到不流入通俗，不由不让人拍案叫奇，功力之深，实为罕见。中国文人画中，把人格精神、文化内涵转化为视觉形象，高度洗练，并强调笔墨情趣的艺术理念，在刘傅辉的这批花鸟画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。

读先生的画作，不仅看到中国绘画传统素养的深厚功力，亦可看到其博采众长、贯通中西所取得的极大成就。在传统方面特别受潘天寿、齐白石、李苦禅的影响为多，气格上乘承了潘天寿先生“至大、至刚、至中、至正”的艺术精神，而把潘先生极为理性的艺术风格变得充满情感与趣味，使作品令人心生喜悦及感动。在传统水墨及用色上深得齐白石、李苦禅之精髓，并融汇西画之光感色彩，使作品色调更加绚烂热烈，达到清新脱俗、洗练沉着、自然豪放的气韵与格调，充满艺术天才的热情与对生命的至爱之情。“有理无法”是先生常用的印章，也是先生对中国绘画的高峰体验。

读先生的画作，初看激情迸发，豪放到佳处，兴会淋漓；细品如一壶醇厚的老酒，饮之太和，独鹤与飞，已达不争之境；静观之，则天地澄澈，松风不动，雅曲妙韵，绕梁不绝。

刘傅辉先生早年毕业于国立艺专，以后又长年执教云南艺术学院，对云南艺术教育功不可没。今天重睹先生作品，掩卷之后，仍有一股英气逼来。沉静中带孤傲，苍古而绝不消沉，把存在的坚定信念和生命的浩然之气传于后学，可能是先生的作品特点吧。很难忘先生《雏鹰》的题款“毛秃无媚骨，风雨见精神”，如此清醒而坚定的审美追求显而易见。

傅辉先生在2006年新年的一个早晨仙逝，云南美术界痛失一代大师。先生为人朴实，从不强为人师，也不与人争论，每与友人切磋画艺时，总是友善谦和。回忆起早年他和刘文清、黄继龄等朋友相聚时，音容笑貌依存；对于后学，先生也从不摆架子。“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，傅辉先生的作品无愧于他的声名，愿观者能有真见。想远，他的先师林风眠先生、潘天寿先生能见到这批作品，一定会欣然一笑吧。

花鸟画的根本是人的意义的延伸，也是人在世界中对生命拥有的那份敬畏感。“好鸟枝头亦朋友，落花满地皆文章”，先生不仅赋予花草鸟虫以活力，更赋予花草鸟虫以尊严，亦是先生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之情。国立艺专校长潘天寿先生论艺术云：“艺术原为安慰人类精神的至剂，其程度愈高，其意义愈深，其效能亦愈宏大。艺术以最纯静的，至高、至深、至优美、至奥妙的美之情趣，引人入胜地引导人类之品性道德达到最高点，而入艺术极乐之天国。蔡子民先生主张以美育代宗教，亦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读者看完这本画集后，以为然否？

2007年6月26日于昆明九鹤堂

画如其人

——《刘傅辉画集》观后感

彭晓

好友刘晓明嘱我写一篇评价他父亲刘傅辉先生的文章，盛情之下，只好从命。其实，我对刘傅辉先生并不十分了解，还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去写。后来一想，干脆，就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，来谈谈对刘傅辉先生后期画作和画风的一点体会吧。

刘傅辉先生是云南美术界的老前辈，也是云南美术教育的老师长。长期以来，刘先生由于年老体弱，很少参与美术界的活动，也很少有外人看到他的画作。这次由刘先生的子女共同策划，准备为他出版山水和花鸟两本专集，才得以看到刘先生如此众多的画作。

这些作品，大多是刘先生后期的作品，时间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至刘先生逝世前的这二十多年里。此时的中国美术包括云南美术已经开始与市场经济接轨，画家的价值已不仅仅是凭参加了几届美展或出版过几本画册（甚至几张插图）才能得以体现，大家考虑更多的可能是如何把自己的画作推销出去，或者是能卖个更好的价钱；甚至有些画家为了金钱的诱惑而改变自己的画风，走向了追求艺术真谛的反面。但也有一些画家，并不为经济大潮的洪流所动，仍然默默无闻地干自己想干的事，画自己想画的画——刘傅辉先生就是这些画家中的一员。说实话，凭他在云南美术界的名气，他的美术功底，他创作甚丰的画作，他的作品是可以卖个好价钱的，而且可能是云南美术界最先富起来的人。但是，刘傅辉先生甘于清贫，终生以画作乐，从中领悟艺术的境界和精神的慰藉。记得几年前受一个朋友之托，我曾到刘先生的寒舍求购他的画作，不料却遭到他的婉拒。他说：“我的画是我随心所欲乱画的，我从来也没想过要把这些画拿出来卖钱，你想要的话我可以送你几张做个纪念，但我不会卖给你，这样我会感到很不安的。”寥寥几句，刘先生的品格和风骨就显露无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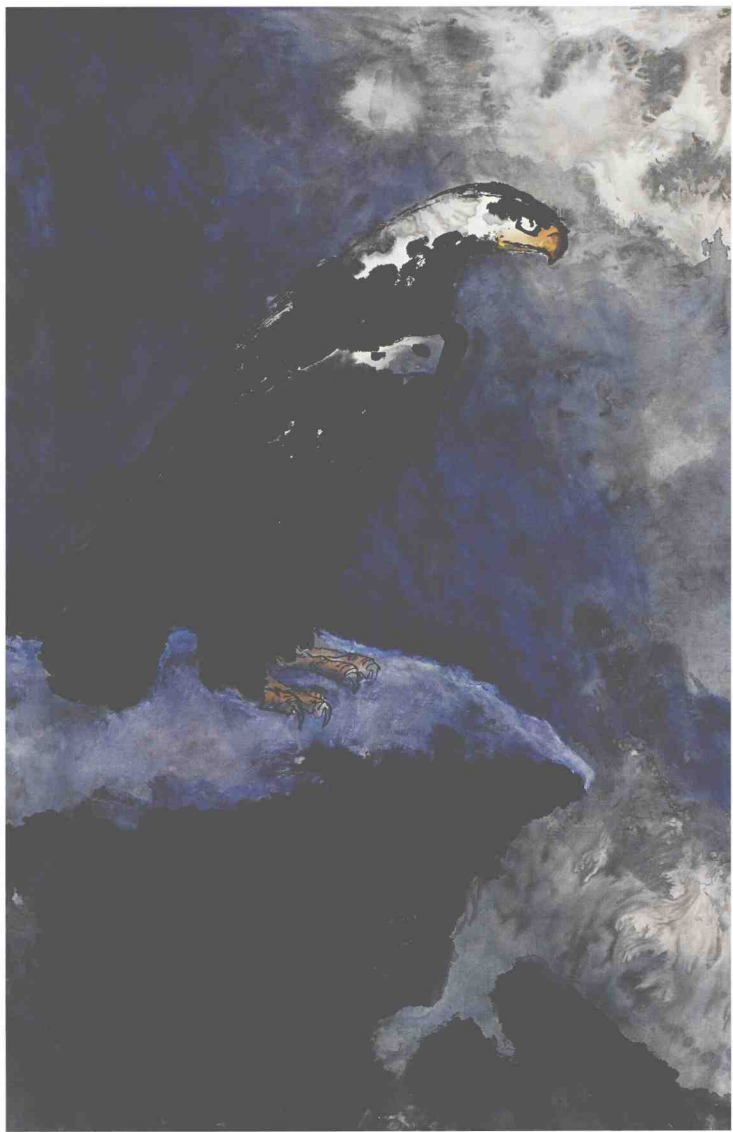
至于说到刘傅辉先生的画，智者见智，仁者见仁，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，自然就有不同的感受。我的感受是：刘先生的画尤其是他的山水画，一看就知道画的全都是云南的山水画，而不是似是而非程式化的山水画；刘先生在继承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基础上，还借鉴吸收了大量西方绘画的因素，包括构图、用色和表现手法等诸多方面，以此来烘托出云南大山的雄浑、苍劲、巍峨、壮观的气魄——这种表现手法，至少在云南是无人可及的。还有一点：如果没有对云南山水水刻骨铭心的挚爱之情，没有对云南天地、山水、风土、人情的深入了解和研究，是画不出具有灵气的云南山水画来的，而刘傅辉先生做到了，也让欣赏他画作的人感受到了。

2008年8月6日



刘傅辉画集

花鸟篇



雪鹰 1970年代
设色纸本 86 × 55cm
[款识] 傅辉。
[铃印] 刘傅辉印



喜鹊茶花 2004年
设色纸本 62×34cm
[款识] 傅辉。
[铃印] 刘、傅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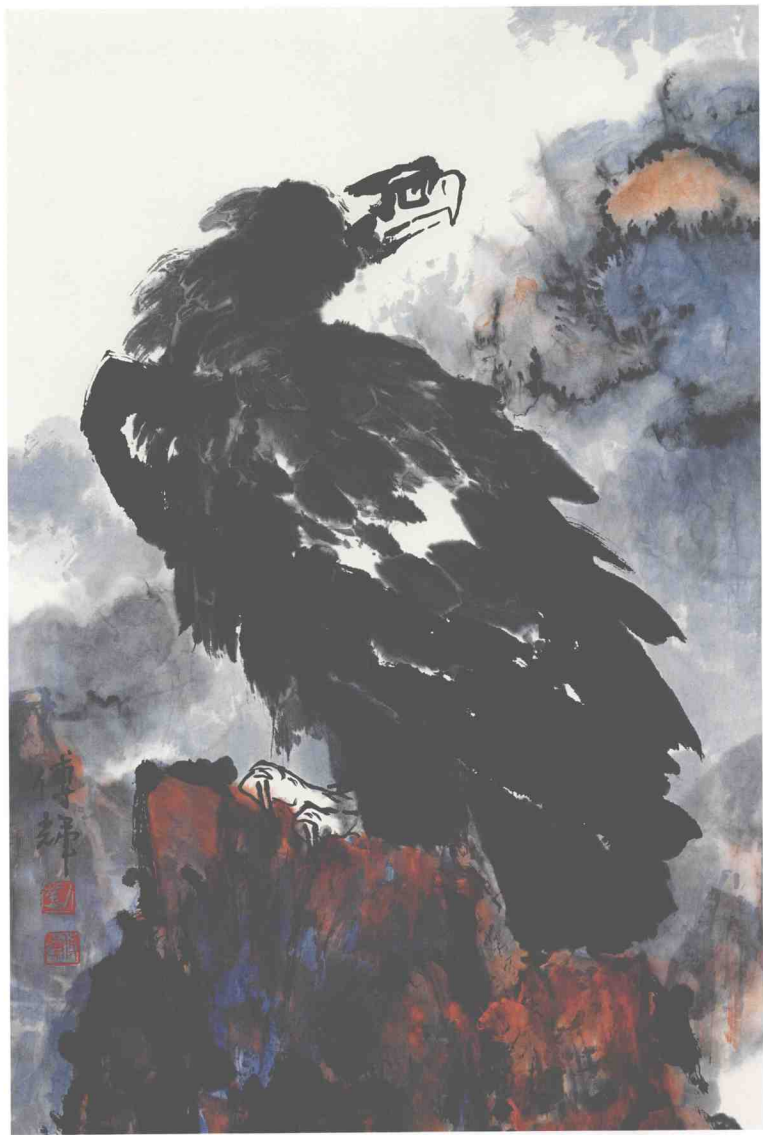
茶花墨石 1970年代
设色纸本 56 × 34cm
[款识] 傅辉。
[钤印] 刘、傅辉



孤独苍茫 1970年代
水墨纸本 68×46.5cm
[款识] 无
[钤印] 傅辉



泼彩荷花 1970年代
设色纸本 68 × 42cm
[款识] 傅辉。
[钤印] 刘



鹰石图 1970年代
设色纸本 66.5 × 44.5cm
[款识] 傅辉。
[铃印] 刘、傅辉



石林登望峰亭印象 1973年
 设色纸本 69 × 33cm
 [款识] 一九七三年四月初，
 游石林登望峰亭印象。
 写于昆明， 辉。
 [铃印] 刘傅